

該停 還是 該繼續？



文 / 楊曜臨 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Aorta，拉丁文，意思是「靈魂所在的地方」，中文翻譯為「主動脈」。最早以前，人類剛開始利用解剖來了解醫學常識時，發現了一條最大條，最重要的血管，源自心臟的左心室，將含氧血輸送到全身去，當時認為人類若有靈魂的話，一定是居住在這條最大最重要的血管裡，因此將這條血管命名為「aorta」。

主動脈會隨著年紀的老化，高血壓，或者是其它先天的異常，使得動脈的管壁脆化變薄，最後形成一個動脈瘤，當患者體內有一個動脈瘤時，多數不會有特異的症狀，一般發現時，動脈瘤都已經破裂出血，動脈瘤就好像是體內的一個不定時炸彈，隨時有可能爆炸，大多數的患者會在發病的第一時間死亡；少數能撐到醫院的，則需要緊急的手術，這種急診的手術常常伴隨著大量的出血，死亡率超過五成以上，對所有的外科醫師及麻醉醫師而言，都是最可怕的夢魘。

主動脈瘤若發生在腹部，我們簡稱為「A A A」（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一旦破裂後，出血的血塊會慢慢累積在整個腹腔，使得腹腔的壓力變高，因而產生填塞的作用，壓迫出血的動脈瘤，使得出血減少，可是為了修補這破裂的動脈瘤，外科醫師必須打開腹腔，一旦腹腔被打開，填塞的壓力消失，血液便會像湧泉一樣的流出，遮蔽整個手術的視野，外科醫師必須在第一時間從一片血海裡找到出血的地方，用止血鉗夾住出血的動脈，而麻醉醫師則必須儘量地維持病人的血壓，讓外科醫師有機會夾住出血的動脈，這整個過程必須在數分鐘內完成，一旦超過這個夾住血管的黃金時間，一切便會逾越不可逆的契機，我們便會失去這個病人。

一如預期的，這位病患的腹腔一被打開，很快地就因為大量失血進展到無心跳無血壓的狀態，我們開始施以心肺復甦術，打藥，壓胸……同時心臟外科醫師仍鏗而不捨地企圖想從鮮血中找到出血的動脈，修補破裂的血管，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患者完全沒有恢復心跳的跡象，開刀房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患者死在手術檯上對所有的醫者都是最沈重的打擊！

三十分鐘過去了，這是一般我們放棄急救的時間點，一旦踰越這個時間點，患者恢復心跳血壓的機會微乎其微，就算恢復，往往仍會留下腦傷等永久性的傷害，外科醫師見勢已不可逆，便走出手術室去跟家屬解釋準備放棄急救。但幾分鐘後，他回來了，我們以為一切的混亂都結束了，沒想到他竟然說：「找不到家屬……」只見他換了一套新的衣服，又繼續手術……

我從來沒有見過施行心肺復甦術這麼久沒有恢復心跳還能繼續手術的，基本上患者已經跟一具大體無異了，除了在模擬醫學中心的大體老師身上練習手術的技巧之外，沒有人會在大體上動手術的。



只是心臟外科醫師是開刀房裡最具有權威的醫師，他沒有說停，沒有人敢停，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該繼續還是該停止，這一切已經都超越醫療認知的範圍，好像在一齣戰爭系列的電影裡，警官不斷地對已經往生的同袍施以心肺復甦，直到另外一個士兵去把他拉下來，告訴他不要再壓了，他已經走了，再壓下去，只是增加往生者的痛苦……對照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人去把外科醫師拉下來說「我們盡力了，讓他走吧……」但是沒有人敢出聲，開刀房裡安靜到好像可以聽到患者胸廓被擠壓起伏的聲音……

負責壓胸的同仁已經精疲力竭，外科醫師卻完全沒有要停止的意思，我也累到像在看一場拖棚的歹戲……只是令人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麻醉機的螢幕竟然感應到患者心跳跳動的聲音，接著血壓也恢復了！！儘管病患的生命徵象恢復，這仍然是一場不會贏的戰爭，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心肺復甦，一般患者都會因為腦部血液灌流不足變成殘障或是腎臟衰竭面臨終身洗腎的後遺症，但是，沒想到在所有醫療人員的努力下，一個月後，患者竟然毫髮無傷地離開醫院，顛覆了所有的醫學常識，堪稱醫療史上的奇蹟，而當時找不到家屬，沒經過家屬同意而不敢放棄心肺復甦反而成為了整個事件最關鍵的轉折點……

【白袍省思】



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件，醫療人員永不放棄，在絕對不可能的情況下，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奇蹟的背後意味著，那些被我們所放棄的病人呢？會不會其中有一些病人，假如我們當初再多堅持十分鐘，他們就會像今天這個病人一樣奇蹟似的康復？

醫學是建立在科學統計的基礎上，統計則以百分之九十五為代表顯著意義的分水嶺，這意味著：有統計就永遠有例外，誰是那百分之五的例外？沒有人知道。為了將這種例外所造成的傷害減到最低，醫學上有各種各樣的「黃金準則」必須遵守，而隨著醫學的進步，這些準則每幾年就會改變一次，今天對的事，明天就變錯了，今天錯的事，明天就變對了，你永遠都不知道遵行的醫療準則到底是害了病人，還是救了病人，施救三十分鐘後可以放棄，那跟二十五分鐘或者是三十五分鐘、甚至是一小時再放棄到底有什麼差別？永遠都不知道……

因為醫學永遠都不夠進步，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放手的最佳時機，每放棄一個病人，心中永遠都會有揮之不去的罪惡感，我會不會放棄得太早了？只要我一直堅持下去，會不會永遠都有奇蹟在前方等待？然而這幾年來，我已經被迫放棄了不知多少病人，我真的已經盡力了嗎？有時很難說服自己，因為對逝者的一種愧疚感，所以一直希望明日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醫師，可是有時候，卻常常連一個可以讓自己心安的方法也遍尋不著……